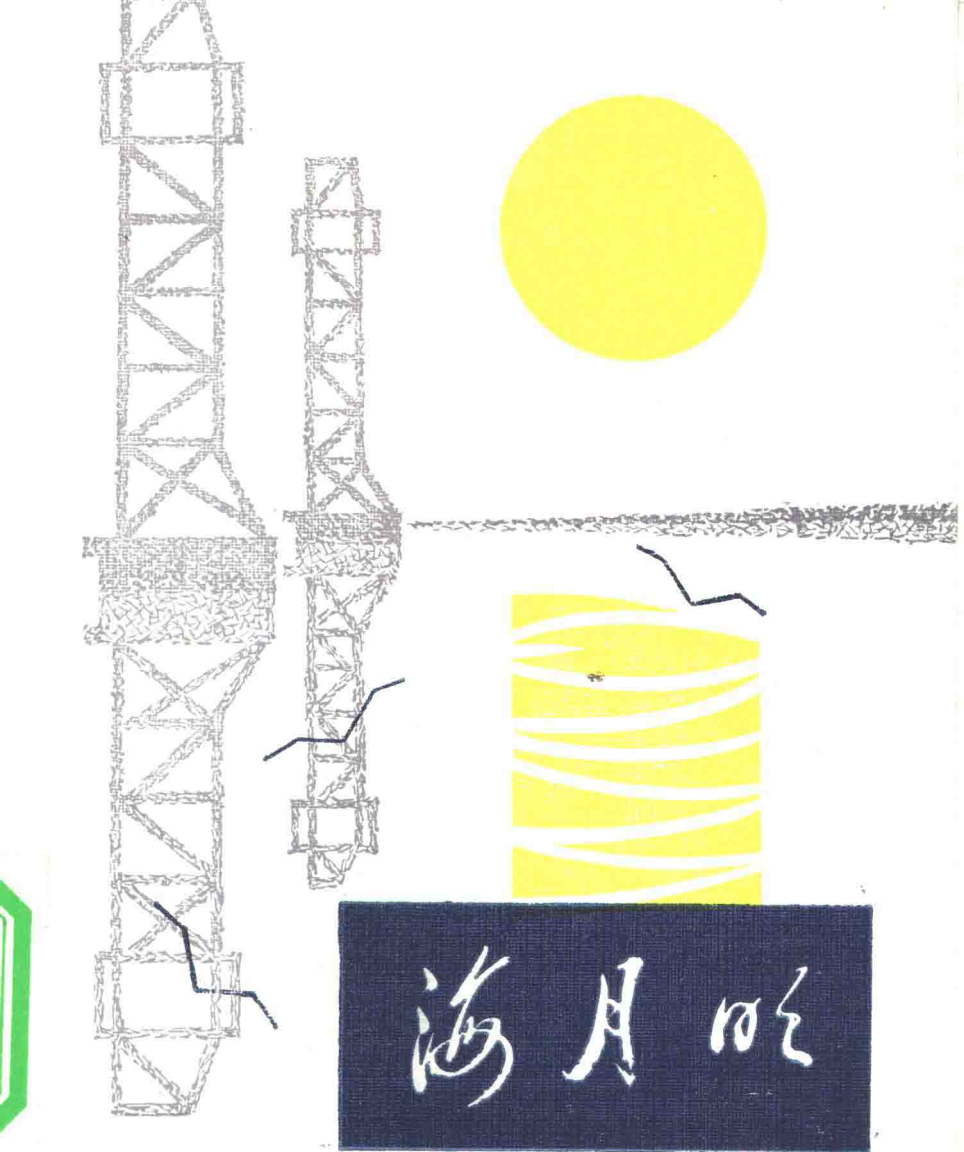




曹建勋

海月吟

曹建勋

长江文艺出版社

海 月 明

曹建勋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孝感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05,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

统一书号：10107·348 定价：0.85元

序

徐 迟

我采访过玉门油矿、柴达木盆地里的石油帐篷城、大庆、江汉和华北等等油田，登上过万吨级的油轮、专用油轮码头，到过一些炼油厂和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厂、化工厂，对于我国无比壮丽的石油工业禁不住惊叹不已；更对“头戴铝盔走天涯”的石油战士、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油然敬佩，而产生了极其美好的情感。

石油是我国经济命脉之一。石油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种主要的能源。它的勘探、开发和建设，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近几年里，连年都是一亿零五百万吨的年产量，已经非同小可，来之不易呵！我们原先是贫油之国。而一个国家，尽可以十年不生产，却决不能十年不消费。当十年浩劫之中，我国经济已濒于崩溃边缘，而终于没有崩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有着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等油田的缘故。然而，按我们今天的需要来说，现有这点石油生产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迫切要求更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和发展，要石油战士们向海上进军，向沙漠进军，向地下的深部进军：他们正在这样做。

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真算得上是一部真实的神话，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然而在文艺创作中却还没得到很

好的反映。投身于石油事业的作家竟少得可怜，屈指可数。诗人李季很有贡献，但不幸他已离开了我们，魏钢焰、张天民、李若冰等等，也写过很成功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要说长篇小说，几乎还没有一部。虽然知道石油工业的重要，在行动上却跟不上，至少我就是如此。我采访过许多油田，仅能发出一些微弱的讴歌，内心十分有愧。

我有一种想法，光靠专业作家是不够的，要反映我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的功勋业绩，到头来主要靠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群众自己。让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就较有把握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江汉油田生活。元旦的清晨，攀上了四十多米高的钻井塔顶，极目远望。当时在我身旁，除了钻井队的队长之外，还有一位同志就是曹建勋。那次在油田上住了半年光景，和建勋时相过从。许多深深感动了我的素材，使我和他谈到了他构思中的作品的范围和结构。他是有文学的素养的，曾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协的诗歌组长。

两年之后，一九七九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巫山燕》的初稿出来了。在吸取了许多初稿读者的意见后，经过两次修改，到一九八〇年就出了书。这部小说的第八九两章，写钻井队在深山野外遭遇洪水、火灾和井喷的三个场景，一气呵成，最为动人，可以说，已经成功地写出了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实际生活和豪迈气概了。有一些读者，可能没有接触过钻井队或任何工业建设生活，他们不相信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事实真实性；同时觉得这种艰苦生活叫人受不了，甚至于感到可怕或嫌恶。但是，石油工人却正是在这种艰苦中，

为人民的幸福而吃苦，拚命，引以为荣，引以为乐，他们是深深地尝到了这种苦差使里面的甜头的。没有他们那样的精神，哪能拿下大庆油田和全国成百个大小油田来？《巫山燕》中的描绘与反映，丝毫不是过了头，油田生活就是这样可爱，就是这样恢宏！

《巫山燕》写一个上海姑娘来到巫山山脉中岭东天然气矿的成长过程，写法比较朴素，但略输凝练，稍逊曲折，平铺直叙了些。我曾建议，索性将首尾全部舍弃，只用这么两第三章作一个短中篇发表就好了。文章，贵于精，而忌于平。所谓大手笔，不过是砍得下去，舍得对自己的作品弃芜汰粕，他果然照我说的做了，将它压缩成一个中篇，却没有能发表。因当时我国文艺界正吹过一阵阵颓风，这样刚健的作品自然是不吃香的。其时出版单位已拿到了全书，不久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那也很好，是这本书的本来面目，眉目清楚。中国文学一向喜欢从头说到尾，不习惯拦腰一刀的外国方式。《巫山燕》是一部健康的书。虽然不长，概括的内容不少；虽还不很成熟，但经电台的连续广播，反应强烈，显出它是相当成功的作品。

现在我们已可以这样说了：它是反映我国石油工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前年秋天，建勋又给我看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海月明》的初稿。到冬天，他修改出了第二稿来。后来他又改出第三稿。我激动地一口气将三稿读完，觉得他这第二部作品比《巫山燕》更成熟了一些。用小说里的三个人物的名字，各取其一字，组成了书名。其内容，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近代的生

活，而径直地走进了现代化工业生活的序幕中去，将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面貌和资本主义美国的精神面貌作了对比，想来，读者是会欢迎这部作品的。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再是一块孤独的国土，而走上了世界经济的舞台，石油工人不光在崇山峻岭和沙漠瀚海中战斗，而且在渤海、东海和南海的波涛上打井采油，并且到了美国的大城市和外国的油田去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石油企业打交道了。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所造成的变化。中国石油事业开始显示了它无限光明的未来。

这部长篇写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写到了华侨、美籍华人、美国知识界以及美国友好人士等多种人物。作者这样做，是非常大胆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他们到过美国，作者既可以和他们会见，听他们谈话，向他们采访，还可以通过他们的材料和日记窥见他们的心灵。作者自己有没有到过美国是并没有多少关系的。经一些到过美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人检查过并认可了的这部小说，这就可以了，因为书中的许多人物毕竟还是中国人，突出的是我国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

《海月明》接触了我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和西方资产阶级打交道会不会犯下丧权辱国的错误？中国石油生产到什么时候方能达到一亿五，两亿，三亿，五亿？我们看到了回答，令人振奋。

现在我国的报刊上口口声声地讲着为四化服务，但文学中通过正面描写为四化服务的作品却并不多，或者准确地

说，很少；更不要说长篇小说了。这里有一部长篇，它就站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门口。那末不需要多说什么了，请容许我推荐这一部长篇小说吧。

一九八三年，于武昌

第 一 章

—

一九八一年盛夏，虽然太阳晒得土地冒烟，但座落在旧金山海湾东侧的小城伯克莱，由于东太平洋湿润气候的调节，暑气并不逼人。完全沉浸在高大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桉树和马尾松绿荫里的伯克莱校园，更给人一种幽静、清凉的感觉。校园里，有两条小溪蜿蜒而过，流水潺潺，仿佛双弦琴里奏出的悦耳音乐。清溪之畔，到处是绿茵茵的草地，盛开的鲜花，嬉戏的松鼠。碧绿碧绿的山坡，还时不时有小鹿悠然出没呢。

在一株大约三十来米高的红杉树下，在那披着鳞状表皮的粗大树干跟前，放着一把木制双人靠椅。靠椅上，并排坐着两位青年人。看上去，这两位都生着一副东方人的长相。靠右边的一位，上身穿着白衬衫，领间端端正正打着枣红领带，衬衣下摆规规矩矩地塞在米色的西裤里，西装外套搭在微微曲起的左肘上，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领带的下端。看来，他约莫二十七、八岁，身材颇长，面色白净，额高鼻直，瘦削的两颊明显地透出被烈日暴晒过的红润，微抿的双唇露着矜持的神态。他正伸腿仰身靠着椅背，眼睛半睁半闭，凝望着—

个仅有门框的象征性铜门外头的小广场出神。左边这一位，上穿鹅黄翻领长袖运动衫，下穿劳动布牛仔褲，穿着白丝袜的双脚，从深红色的羊羔皮鞋退出来，踏着草地。他右手托着下巴，微偏着头，也朝着他同伴凝望的那个方向顾盼。和他同伴相比，年龄只小四、五岁，但性格的距离要大得多，好象还是个十七、八岁的调皮孩子。他那黑里透亮的长头发，汗毛般的上髭，一笑就呈现出两个酒窝的圆脸，从茶色的杜丘眼镜片里透露出的狡黠眼神，全带着稚气的滑稽姿态，带着模仿美国青年生活方式的神情。坐在右边的那一位显得老成持重，甚至有点笨拙。他名叫明慕竹，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教英语，同时进行比较英语的研究工作。他刚从科罗拉多飞抵加利福尼亚。左边这一位稚气青年姓宋名文，正在伯克萊校园的文理学院高年级念文学。他们都是家住洛杉矶的地质学家韩梅轩的内亲。因为这个缘故，这两位青年人已经是老相识了。

“我说你呀，干嘛要这么正襟危坐，使自己的肌体、神经老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呢？”宋文开始自问自答地说道，“朝我瞧瞧，象我这样，头有依靠，脚也自由，每个细胞都是舒展、适意的。你成年呆在科罗拉多那个沙漠地带，难道还没有紧张够？已经到了加州这个美国西部的花园，就该赶紧松弛一下，尽情呼吸一点温馨的空气，享受一番真正美国式的清福啦！”

他见明慕竹不吭声，就一面打着口哨，一面半真半假地用一种滑稽发表着自己的演说。这神情，好象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不管在任何人面前都有恃无恐那样，不看对方反应

如何，仍然依着自己的性子懒洋洋地继续往下讲：

“你老是瞧着那个小广场出什么神？你又不是第一次到加州大学来，不是不知道那里的奥秘，它还不是跟从前一样……”

明慕竹仍然一声不响，继续凝望着那个小广场。但见小广场在正午的阳光直射之下，溢出一股热气。那里正聚集着一大群人，不少的人在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老远都听得出，有的是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有的在推销他们的书籍、传单。从他们的服饰、神情看得出，这些人大多数不是学生。但也有些学生手里端着午饭，在那里边吃边看热闹，有的也偶然挤进去，参加辩论。怪不怪，还有走江湖的流浪汉在那里拉小提琴、唱歌、表演杂技哩。嗨！一些政客也挤在人群当中发表演说呢。他们演说的内容，不外乎是美国新任总统的内外政策呀，总统遇刺的真相呀，美国的今天与明天呀，等等，个别的还涉及到台湾这样一些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呐！

最初，宋文看到小广场这一切，心里就要升起无名火，觉得那里是伯克莱最乌烟瘴气的一个角落，它跟校园里幽静的环境，跟课堂、图书馆、阅览室里弥漫着的学术气息，很不协调，对美国形象也是个损害。后来，他不仅慢慢地对小广场的一切有了兴趣，而且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江湖人的油滑，学着政客的装腔作势。

此刻，宋文为了在明慕竹面前显示自己也是爱好学术研究，不喜欢小广场那些乌烟瘴气，就故意装着象被马蜂螫了一下似的从椅上跳起来，鞋都不穿，在草地上转了个小圈，

朝着明慕竹吼起来：

“你说，这是不是对美国形象的一个损害……”

明慕竹转过头，朝宋文的油滑神情看了看，依旧无语。

“喂！我的‘美国通’，你怎么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你听见我讲的话没有？……”

“你讲的什么？”

“我说小广场上那些乌烟瘴气，是对美国形象的损害！”

“噢，噢，你说的这个呀！”

“你怎么看？”

“我看小广场不是损害了美国形象，而是体现了美国的本来面目……”

“你这样认识美国，为什么要远涉重洋，从台湾跑到美国来读书、教书、谋学位？听说你还打算申请PR（永久居留权）的嘛！这怎么解释？呃！……”

“美国通”又一言不发了。明慕竹就是这么个脾气，三天说不上两句闲话。他埋头在业务里，讲起英语就跟道地的美国人一样流畅、动听。但一跟人家争辩问题，往往有点口吃。有时还把他那白净、瘦削的面颊憋得红红的、鼓鼓的，只好用手势作结束。特别是有关美国形象这类政治问题，他总是抱着中国式的老古训：三缄其口。而方才的回答，他已经感到有点失言，就执意不再向下发挥了。何况他这次从科罗拉多飞来加州的目的，是想利用学校放三个月暑假的机会，在洛杉矶找一个合适的公寓，把他研究比较英语的成果加以整理，同时也能够和他的舅舅韩梅轩一家接触，减除只身飘零的寂寞。想到这里，他心底升起了事业成功在望的喜悦，一

眼前浮现着一个娴淑伴侣的面影。

枝叶纷披，翠绿欲滴，华盖一般的红杉树荫下头，分外清爽、宁静。栖息在绿树枝头的鸟儿，唧唧喳喳的鸣叫声，格外温柔、悦耳。绿油油的草地，好象平展无垠的毛毯，鲜洁可爱。精心培育的花坛，万紫千红，招来彩蝶纷飞，真是引人入梦。那花枝嫩蕊间溢出的阵阵芳香，更使人感到温馨、甜美，激起种种遐想。

“说实在的，我……”明慕竹有如酣睡醒来，打了个呵欠。随后用手势配合着情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对美国有着双重观感呐！……就是说，这里……我有所爱，也有所不爱。我爱这里按照人的意志改造过和正改造着的大自然，爱这里给人们有较多的个人成功机会；但我不爱这里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不消说，台湾也有这样的毛病。不过，台湾是赤裸裸的，使人一望可知。而美国却在公道、正义、自由的金壳掩盖之下，悄悄演着人间丑剧，稍不当心，你就会成为剧中的角色……”

宋文兴奋起来。但又流露着不屑多谈这些大道理的情感，好象是在鼻子里哼着：

“想不到你这个‘美国通’，还是个思想家，政治家！那你有什么办法去掉这个‘金壳’，使美国表里如一呢？”

“这跟我们这些外来人有什么相干！美国有的是参议员、众议员呀！可惜那些人上人，有几个提出要扫除象伯克莱校园小广场那一类乌烟瘴气？难怪美国的高等学府没有培养出多少象样的学生。象我近年认识的一个新朋友那样有头脑的人才，在美国校园里实在太少了……”

“你的新朋友……哦，想起来了。就是你跟我讲过的那个李云海，从中国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到美国来进修地震地层学的那个李云海，对吗？原来是这位红色人物，把那些爱与不爱塞进你脑子里的啊！”

“你管他红呀，白呀的……对我说来，也谈不上塞。影响嘛……或许有一点。”

“哦！那么，能够影响你的，无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罗！”

“起码是这样。”

“这么看来，他是聪明过人？或者说，才能无比？”

“对不起，我还没有做过结论性评价。但他的治学和为人都使我钦佩。别的……我可一时说不上来。”

“我的上帝，原来如此！”

“何必匆忙做结论？你将来会见到李云海先生的。我正想把他介绍给舅舅的全家哩……”明慕竹此时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说，“哦，都两点了。我们该走啦！今天是大表妹韩月娟的生日，不是邀请你我都去吃饭的吗？”

“哈……我明白了。你对美国有所爱的核心，是这里有个美籍华裔的妙龄女郎！”

宋文边说边滑稽地朝明慕竹那瘦削的脸庞窥探，看他听了这些话有什么反应。但这一刹那，明慕竹已经转过身，径向通往象征性铜门的水泥路上走去。宋文迅速穿起深红色羊羔皮鞋，跑了几步，跟上明慕竹，两人并排地朝前走。这两位，一个颀长，上身微向前倾，迈着稳重的步伐；一个壮实，挺着胸，连走带蹦。

他们走出那仅有门框的象征性铜门，要了一辆开往旧金山机场的出租汽车……

二

明慕竹脸贴飞机窗玻璃朝下望去，清晰看到旧金山通往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象一条银灰色的缎带，镶在漫长的加利福尼亚海岸边沿。这条缎带由北往南飘去，右边波涛滚滚，左边陆地连绵，山光水色，交相辉映。顿时，他被这明媚的风景陶醉了。他久居科罗拉多，多少尝到了一点沙漠的炎热、严寒、风沙和荒凉的滋味，眼下到了这个温馨的海洋地带，精神自然为之一爽。尽管他不是第一次坐这条航线上的飞机，但每次飞过这里的上空，都要产生一种新鲜、舒适的感觉。

宋文却坐在一旁闭目养神。他感到自己不是坐在现代化的机舱里，而仿佛是一个酋长国的王子，正在古希腊、罗马遨游。嗨！还遇到了几位文学巨星呢。

“年轻人，艺术是摹拟，你知道吗？”这似乎是亚里士多德的声音。《诗学》里就写着：“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箫乐和竖琴——这一切，总而言之，都是摹拟，只有三点差别，即摹拟所用的媒介不同，摹拟的对象不同，摹拟的方式不同。”

“还要知道，文学忌讳冷淡。”这显然是朗加纳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论崇高》就讲过：“当代的天才是为那种冷淡所葬送了，这种冷淡除却个别的例外，是在整个生活里流行着的，即使我们偶然摆脱这种冷淡而从事工作，这也总是

为求得享乐或名誉而不是为了那种值得追求和崇敬的、真实不虚的利益。”

“更不可忽视，诗要有魅力。”唔！正是贺拉斯在重申他的《诗艺》的主张，“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应有魅力，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的脸上引起哭的反应。”

.....

这时，宋文仿佛深得巨星们的点化，他已经是摹拟的能手，冷淡的鄙视者，有魅力的诗神。他犹如空腹喝下了烈性酒，心都醉了，整个身儿飘了起来，眼睛也慢慢睁开。

“嗨！飞机快着陆了……”

不多久，这两位从旧金山来的年轻旅客，刚刚出现在洛杉矶机场出口处，就看见他俩的小表妹薇薇站在一辆小轿车跟前招手。“诗神”见这情景，那高兴劲儿自不待说。

一会儿，车子驶进了美国西部滨海重要城市洛杉矶市区，穿过弥漫市区的黄褐色人造烟雾，徐徐爬上比弗莱山，平稳地停在一幢两层楼的别墅跟前。这座别墅，前有花园，后有游泳池。楼房是红色的。那红杏杏的墙壁上，从墙根直到房顶，有规则地爬着绿茵茵的长春藤，显得幽雅、别致，一派古香古色。而别墅的正门、阳台，又正好跟太平洋遥遥相望，视野格外开阔。

薇薇从车里出来，走到花园门前，揿了三下电铃。不一会儿，两扇装饰着飞马图案的铁栅门就自动地打开了。薇薇转身回到车里，把车子开进花园，向别墅的地下停车室徐徐驶去。她停好车，刚一走出停车室，就尖声喊道：

“妈呀，我把两个流落远方的游客接来了……”

一阵高跟鞋下楼的笃笃声响过之后，红楼的门前出现了一位丰满、束腰的中年妇人。她厚施脂粉，还描了黑眼圈。烫过的长发，梳成一个髻，蓬松地贴在后脑上。袒胸的短衫，半露着油脂般的肌肤。西装短裙紧裹着下肢，突出了臀部的曲线。她满脸堆笑，迎着两个“游客”，一面朝明慕竹做眉眼，一面卖弄风情似地动着猩红的嘴唇：

“好极了，两位年轻人都回来了……”

此刻，一个蛋型脸，皮肤白嫩，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安详地站在这位妇人的一侧。她一言未发，只是用那富于表情而又透着秀气的双眸，朝面前这两位男性青年一扫，嘴角边露出了一点笑意，面颊上同时浮现出两个小酒窝……

三

那位被薇薇唤作“妈”的妇人，名字叫琼妮。她连走带扭地领着四个年轻人，缓步进入楼下右侧的一间客厅。客厅是半月形的。弧形这一侧，有六扇落地钢窗。窗外是回廊，从回廊走下八级台阶，就是花园。切线那一面是正墙，左侧有一扇小门，直通厨房。客厅四壁是奶黄色，墙根都涂着半人高的浅绿色油漆。正墙中央，按照琼妮的意图，挂着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画着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最后一次晚餐的情状。地板是木本色的，上头铺着鹅黄色大地毯。地毯中央，摆着一张大圆桌。桌边围着六把折叠软靠椅。桌腿椅脚上的克罗米在灯下闪闪放亮。